

# 他为何被越南人称为“土王”？

## ——一个鲁国儒生家族与南越文明的开篇

□孙晓明

### 游学京师 儒门出身的边郡太守

士燮，字威彦，生于东汉顺帝永和二年（公元137年）。他的家族虽偏居南疆，却是有深厚儒学底蕴的官宦世家。其先祖原为鲁国汶阳人，西汉末年王莽篡权，这支汶阳田上的士族为避战祸，举家南迁，辗转数千里，最终落脚于苍梧郡广信县（今广西梧州市苍梧县）。历经六代，至其父士赐，在汉桓帝时官至日南郡（治所在今越南广治省）太守。

士燮虽生于南方，但家族浓厚的儒学传统，使他自幼便以“回到中原”为目标。少年时，他不辞辛劳，北上京师洛阳游学，入经学大师刘陶（字子奇，颍川颍阴人）门下，潜心研习《左氏春秋》。刘陶学识渊博，对《春秋》多有独到见解。士燮在其门下，不仅精进了经学造诣，更培养了日后“达于从政”的实干精神。据载，他读书不囿于章句，常能从经文中读出治国兴邦的道理，深得刘陶赏识。

学成之后，士燮沿东汉士人的典型路径步入仕途：先被察举为孝廉，补任尚书郎，因公事一度免官；守父丧结束后，又被举为茂才，出任巫县（今重庆巫山）县令。中平四年（公元187年），年届五十的士燮迎来人生重大转折——升任交趾郡太守。

彼时的交趾，虽属汉朝版图，却地处极边，北有丛林瘴疠，南临大海，民族成分复杂，素有“山川长远，习俗不齐”之说。士燮的到来，即将改变这片土地的命运。

### 一门四士 雄长一州的“土皇帝”

士燮赴任交趾时，正值东汉王朝风雨飘摇。中原各地，董卓乱政，诸侯并起，道路断绝。交州地处偏远，反而成了乱世中的一片“避风港”。然而，本地势力的角力同样激烈。交州刺史朱符被当地豪强所杀，州郡陷入混乱。

士燮敏锐地抓住了这个权力真空。他以交趾太守的身份，上表朝廷（此时朝廷尚在曹操控制下），举荐三个弟弟出任要职：弟士壹为合浦太守，二弟士翯（音wēi）为九真太守，三弟士武为南海太守。至此，士氏兄弟一举控制了交州七郡中的四个核心大郡，苍梧、郁林二郡虽不在其直管之下，亦受其威慑。

史书记载了士氏家族当时的煊赫权势：“燮兄弟并为列郡，雄长一州，偏在万里，威尊无上。出入鸣钟磬，备具威仪，笳箫鼓吹，车骑满道，胡人夹毂焚烧香者常有数十。妻妾乘辎辘，子弟从兵骑，当时贵重，震服百蛮，尉他（即南越王赵佗）不足逾也。”这段记载生动描绘了士燮出行的排场：钟鼓齐鸣，仪仗威严，甚至有外族胡人在车旁焚香相迎，其威风程度，几乎超越了当年割据岭南的南越王赵佗。

然而，士燮并未效仿赵佗称王自立。他深知，自己家族靠儒学

在今天的越南，有一位被历代君主顶礼膜拜的“土王”，庙宇遍布，香火不绝；在广西梧州，一方“汉士威彦先生故里”的石刻，静立桂江之畔。他既不是征战沙场的名将，也不是开创王朝的帝王，而是一位在公元2至3世纪执政岭南及越北地区长达四十余年的儒者——士燮。

这位被后世越南史学家誉为“南交学祖”“文献之邦始祖”的人物，其家族根脉却远在数千里之外。他的祖籍，是汉代鲁国的汶阳县——那片膏腴之地，正是今天山东省泰安市宁阳县的土地。一位祖籍泰山脚下的儒者，因何跨越千山万水，最终成为岭南乃至越南文化史上的不朽传奇？他又是靠什么，让曾被中原视为“蛮荒烟瘴”的边陲之地，变成乱世中的“乐土”？让我们循着史料与民间遗存，探寻这段被岁月尘封的文明播迁之路。

►士燮在三国杀游戏中的形象。



起家，而非强大的军事实力。在乱世中，保全疆土、护佑百姓，远比称王称霸明智。一个流传于当地的故事颇能说明他的为人：有位从中原来避难的老儒生病无钱医治，士燮得知后，亲自登门探望，送去医药，还安排自己的儿子为其侍疾。此事传开，岭南士人无不感佩。

### 归附孙吴 乱世中的理性选择

建安十五年（公元210年），南方格局巨变。孙权在赤壁之战中击败曹操，稳定江东基业，开始将目光投向岭南。他派遣步骘为交州刺史，率军南征。

面对孙吴的强势介入，士燮做出了决定家族命运的关键选择：率领兄弟子侄，主动接受步骘的节制调度。与他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刘表所任命的苍梧太守吴巨，此人怀有异心，试图抵抗，最终被步骘设计斩杀。据说，步骘设宴邀请吴巨，席间谈笑风生，待吴巨放松警惕，伏兵一拥而上，当场斩首。消息传出，岭南震动，士燮更加坚定了归附的决心。

士燮的归顺，使孙权兵不血刃地获得整个交州。孙权大喜，加封士燮为左将军。建安末年（公元219年左右），为进一步表明忠心，士燮做出更为决绝的举动：将儿子士廞送入东吴为人质。孙权投桃报李，任命士廞为武昌太守，并将士燮在南方的其他子侄全数封为中郎将。

士燮的忠诚并非愚忠，而是极为高明的政治智慧。他一方面对孙权“贡奉之礼”极其丰厚，“每

遣使诣权，致杂香细葛，辄以千数，明珠、大贝、琉璃、翡翠、玳瑁、犀角、象牙之珍，奇物异果，蕉、椰、龙眼之属，无岁不至”。其弟士壹也时常献上数百匹良马。这些来自南方的珍奇特产，极大地满足了孙权的胃口。相传，有一次孙权收到士燮进贡的一批极品翡翠，爱不释手，特意回赠一副金镶玉带钩，并亲自修书致谢，言辞恳切。

另外，他还利用自己在岭南的影响力，诱导益州豪族雍闿等率众东附，为孙权开拓新的势力范围。孙权龙颜大悦，擢升士燮为卫将军，封龙编侯，其弟士壹亦被封为偏将军、都乡侯。

在魏、蜀、吴三方逐鹿中原的喧嚣时代，士燮以其柔韧的政治手腕，将交州打造为孙吴稳定的大后方，保持了长达数十年的和平。正如史家所评：“处大乱之中，保全一郡，二十余年疆场无事，民不失业，羁旅之徒，皆蒙其庆。”

### 南传儒学 行走的“文化播火人”

如果说保境安民是士燮的政绩，那么传播儒学、开化民智，则是他超越时代的伟业，也是他被后世越南尊为“土王”的根本原因。

交趾等地虽属中国版图，但汉文化根基尚浅。当地土著“民如禽兽，长幼无别”，刀耕火种，不识礼乐。士燮本人是经学大师，精研《左氏春秋》，兼通今古文《尚书》，并为之作注，著有《士燮集》《交州人物志》。然而，他最大的贡献并非个人著述，而是以交趾为基地，

掀起影响深远的儒学教化运动。

他“谦虚下士”，广纳中原前来避难的饱学之士。交趾几乎成了北方文人的“避风港”。许靖、刘熙、袁徽、程秉、桓晔、薛综……这些在后世学术史上熠熠生辉的名字，都曾聚于士燮麾下。他或授予官职，委以重任；或支持他们办学讲经，“教取中夏经传”。一个生动的细节：为吸引当地越人子弟入学，士燮下令减免学费，还亲自在开学典礼上讲授第一课，用通俗比喻讲解《孝经》，连旁听的越人长老都频频点头。

其中最有力的例证，是陈国名士袁徽写给荀彧（曹操的重要谋士）的信。信中对士燮推崇备至：“交趾士府君既学问优博，又达于从政……《春秋左氏传》尤简练精微，吾数以咨问，传中诸疑，皆有师说，意思甚密。又《尚书》古今，亦复留意。此实学者之师，宜在朝右，赞治隆化者也。”在袁徽看来，以士燮的学问与能力，完全应该在中央朝廷“赞治隆化”，而非偏居南疆。

这场文化播迁的影响，远超中国范围。后来的越南史家，将士燮尊为“儒教鼻祖”。成书于15世纪的越南重要史籍《大越史记全书》明确记载：“我国通诗书，习礼乐，为文献之邦，自士王始。其功德岂特施于当时，而有以远及于后代，岂不盛矣哉！”另一越南史家黎嵩也盛赞：“士王习鲁国之风流，学问博洽，谦虚下士，化国俗以诗书，淑人心以礼乐。”

尤为传奇的是，士燮还被认为启发了越南古代文字“喃字”。他教授儒家经典时，发现直接用汉语授课，当地百姓如听天书。于

是，他“取中夏经传翻译音义，教本国人，始知习学之业。然中夏则说喉声，本国话舌声，字与中华同，而音不同”。他将汉字音韵译为越声，平仄各有定式，使越人也能吟诗作对。越南民间至今流传“士王译经”的故事：为准确表达一个“仁”字，他反复请教多位越族长老，最终创造出一个音义兼备的喃字，令学者叹服。

### 发展经济 “刀耕火种”变“沃野千里”

除文化教化和传播儒学外，士燮在经济治理上同样卓有成效。他从中原引进先进铁制农具，推广牛耕技术，亲自劝课农桑，教越人“深耕易耨”。他还兴修水利，在交趾郡内开凿多条灌溉渠，使昔日刀耕火种的荒地变成旱涝保收的良田。

交趾郡在他的治下人口激增，一度成为岭南第一大郡，登记在册的人口竟是南海郡的八倍之多。这得益于两方面：一是北方战乱，大量流民南下，士燮下令给每位新来的流民发放种子、农具和三个月口粮，助其迅速安顿；二是他鼓励商贾，使交趾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，来自天竺、波斯等地的商船络绎不绝，珍珠、翡翠、象牙、犀角等奇珍异宝在此集散，再转贡东吴。

一个有趣的故事流传至今：有一年交趾大旱，士燮亲自登上祈雨台，按中原礼制举行雩祭（求雨祭祀）。仪式刚结束，大雨倾盆而下。当地越人长老纷纷跪拜，认为太守有通天之力。士燮趁机劝谕：“此乃上天怜爱百姓，只要人人敬天法祖，勤耕善织，必得福佑。”这一事件大大增强了官府在民间的威信。

### 身后风云 一个家族的悲怆落幕

黄武五年（226年），士燮以九十岁高龄去世。孙权久忌士氏势力，随即采纳吕岱建议，分割交州，派吕岱、戴良分治，并遣陈时代任交趾太守，剥夺士氏世袭权力。

士燮之子士徽拒命抵抗，擅自以交趾太守自居，发兵抗拒戴良，并打死劝降的功曹桓郅，致其家族反抗，被困孤城。吕岱利用与士匡（士壹之子）的旧交，写信劝降，承诺“虽失郡守，保无他忧”；同时亲率精锐包围。士徽轻信，与兄弟士祗、士干、士颂等六人肉袒跪迎。吕岱先抚慰，次日设宴，席间突然宣诏，将士徽兄弟全部斩首，首级传至武昌。

士壹、士翯、士匡后被贬为庶人，不久孙权借口“坐法”处死士壹、士翯。早年入质的士廞病亡无子，孙权赐其遗孀米钱物。显赫一时的“四太守”家族彻底覆灭。陈寿评曰：“士燮作守南越，优游终世，至子不慎，自貽凶咎。”东晋孙盛则批评吕岱诱杀降将“不能远略”。后人感慨：“半世注春秋，倘先生魂魄尚存，评吕岱当如何落笔？一生扶汉室，若后辈刀兵不止，效赵佗又怎样收场？”